拿到癌症诊断书当天，回家路上我给自己买了一袋山竹。

刚进门，孙子就抱着我的腰喊着要吃糖醋鱼。

儿子提着一条活鱼，给我递过围裙，说着自己想吃的饭菜。

我口干舌燥在厨房忙碌，被油烟呛得咳红了脸才做好一大桌饭菜。

等端着最后一盘糖醋鱼出去时。

一家人已经整整齐齐围坐在餐桌前，菜已经被吃了大半。

老伴笑着将最后一颗山竹剥开喂给女邻居。

我忽然红了眼，一把摘下围裙。

“离婚吧！”

儿子腾地起身：“就为了一颗山竹？你就要跟我爸离婚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就为了一颗山竹。”

1

“是我最爱吃的糖醋鲤鱼！奶奶快端给我！”

诡异凝固的空气被孙子乐乐打破，他举着筷子拍着桌子大喊大叫。

画面仿佛点击了播放键，没有人将我刚才的话当真。

儿子将我手中的糖醋鱼接过放在饭桌上，说了句吃饱了就离开客厅。

乐乐满嘴油腻地准备大快朵颐，眼见一筷子要挑起整条鱼。

老伴谭柏山用筷子打了下他的手，皱眉道：“没规矩！”

乐乐皱着脸看着他将鱼分成两半。

一半分给他。

另一半稳稳夹起放到了江采薇的餐盘上。

“这是今天我和云谦在城南钓的，足足十斤，淋上特制的酱料很美味，一点都不输米其林大厨。”

“来，尝尝。”

江采薇嘴里还嚼着刚才的山竹，嘴角流出来晶白的果肉汁液。

谭柏山笑着等她吃完，毫不嫌弃地伸出手替她擦拭嘴角。

江采薇脸腾地红了，咽下最后一口果肉，害羞开口：

“谭哥，乐乐爱吃就给他吃吧，我不会挑刺，吃不惯鱼。”

乐乐已经将半条鱼一扫而光，听到这句话眼冒精光地盯着剩下半条。

谭柏山一边斥着乐乐回屋写作业，一边开始认真地挑鱼刺。

“不会挑鱼刺就不吃？真不晓得你这辈子错过了多少美味！”

“我来给你挑，今天必须让你尝尝。”

两人旁若无人地眉来眼去，完全拿我当空气。

在厨房忙了将近两个小时，腰背和腿都是酸的。

伺候了一大家子人，自己连口水都没喝上，心更是酸的。

白炽灯光太亮，刺得我眼前一片模糊。

蓦然回首结婚三十多年来，好似都如今日这样。

没有人等过我吃饭。

谭柏山不仅从未给我留过一块肉，还嫌弃我做的不够多，饿着了他的宝贝孙子。

一根根鱼刺被挑出，摆在我的餐盘里。

江采薇抿着唇品尝鱼肉，谭柏山期待地看着她。

这场面，两人仿佛一对恩爱夫妻。

那些鱼刺仿佛细细密密刺进了我的心脏。

血肉模糊，疼得我喘不上气。

乐乐在一旁边做作业边看电视，动画片的声音吵得我头疼。

我生气地拿过遥控器关掉电视，周围瞬间清净，我双手拍在桌子上，提高了声音：

“谭柏山，我要离婚！”

谭柏山和江采薇都愣了一秒，用看疯子的眼神看我。

“你闹什么？”

我崩溃指着这一桌残羹剩饭：

“谭柏山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我才是得了癌症需要照顾的那个人！”

“可为什么我却活得像个保姆一样？！”

2

六十岁生日后，我的身体就大不如前。

最近两个月经常头疼，突然睡着。

直到昨晚一头栽倒在客厅，我不敢再拖，今早去医院挂了号。

结果是脑癌早期。

谭柏山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安慰我，抚平了我慌乱的情绪。

他将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了专家，说还好是早期，有时间治疗痊愈。

话术和医生告诉我的差不多，但是他说，我内心的不安就少了许多。

“素素，就算是最坏的结果，你也还有两年的时间呢。”

“咱们这脖子入土的年纪，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谁也说不准。”

“有些人接受治疗，结果也只是在病床上多躺了几年，花钱不说，遭罪啊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缓和了语气急忙补充：

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不想你受罪。素素，我这些年也有些积蓄，你要想治疗，倾家荡产我都救你。”

谭柏山坚定的话语让我湿了眼眶。

结婚以来，我们在大大小小的生活开支上都是aa的。

生病也是各自付各自的医药费。

我没想到他能为了我打破三十多年的原则，瞬间感动不已。

我吸着鼻子：“柏山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”

他轻声细语让我不要再担心，他和儿子买好了饭菜等我回家。

回家路上，儿子谭云谦也打来了电话。

相比谭柏山的淡定，他的心态比我还要糟糕一些，听到这个消息仿佛天塌了。

“妈，这个节骨眼怎么净是事儿啊！”

“乐乐马上要上初中，我和小珂这段时间为了学区房的事愁的晚上都睡不着觉。”

“公司最近搞优化，我随时都有被裁的风险，家里现在全靠小珂撑起来，她为了赚钱三天两头的出差，瘦了一大圈，我看着都心疼。”

“妈，都怪儿子没本事……”

他在电话那头痛哭涕零，甚至还扇了自己两巴掌。

可那两巴掌却扇进了我的心里。

我当即劝阻：“云谦，这不是你的错！”

“我跟你爸这些年还有些存款，给你们凑个首付没问题的。”

儿子在电话那头拒绝：“妈，那可是你的治病钱，我不能要！”

我一咬牙：“妈想清楚了，不治了。”

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，我的身子骨也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折腾。

比起多换几年光阴，还不如将这钱用在需要的地方。

云谦最终被我说服，他感动地表示，要让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好好享受，放松。

我很欣慰，目光落到了刚才瞥过一眼价格就匆匆移开的山竹上。

活了大半辈子我从未吃过。

如今总算可以尝一尝了。

六十块钱六个，我爽快买单。

路上我也仅仅想着回家尝一个而已。

可如今，吃口自己买的山竹都成了一种奢望！

“确实是我越界了！嫂子你介意的话我给你道歉，别跟谭哥吵架！”

江采薇忽然站起要给我鞠躬，可因为起身太猛整个人都踉跄了下。

谭柏山眼疾手快地将她接到怀里，眼底的担忧尽数溢出。

我从未见他这么急过。

“谭哥……我真的不知道嫂子这么喜欢吃山竹，我明天就赔给你们好吗？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闹离婚……”

她哭哭啼啼，按着太阳穴弱不禁风地倚在谭柏山身上，委屈道。

“只是我现在头好晕……”

谭柏山气愤转头瞪着我，大吼道：

“你就这么贪吃吗？八百辈子没吃过山竹一样！”

“亏采薇知道你得了癌症还亲自跑去寺庙为你祈福，替你承担一半的痛苦！不然你现在能好端端的吗？”

“采薇这么单纯善良，你竟然用这种龌龊心思揣测我们，真是不知感恩！”

3

看着一向温和儒雅的谭柏山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我怔在了原地，完全不可置信。

结婚三十多年，我们相处方式算不上浓厚，但也相敬如宾。

他连对我大声说话都没几次，如今竟为了一个女邻居吼我？

白炽灯刺得我红了眼眶，泪水模糊双眼。

看见我眼底的绝望，谭柏山的表情凝固了，眼底划过一抹愕然。

剑拔弩张的氛围淡去，似乎是察觉自己有些过分，他动了动嘴唇，想要说些什么。

还没开口，旁边的江采薇哭道：

“谭哥，你不要和嫂子吵架了，我，我……”

她情绪激动，一下脱力往后倒去。

谭柏山瞪圆了眼，一把抱起她冲出去。

“救护车！快打120！”

楼道里人声嘈杂，不少人从窗户探出了头看着下面的混乱。

救护车的鸣笛声尖锐得要划破我的耳膜。

忽然想起昨晚，我也失去意识一头栽倒。

意识模糊之际，听见他和儿子商量。

“爸，灌糖水真的有用？要不还是打120吧！”

“呼吸心跳都正常，可能是低血糖犯了。叫一趟救护车得不少钱，你妈知道肯定心疼……”

心里刺痛，可我只能告诉自己，这三十年来aa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

可现在，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了。

谭柏山一夜没有回来，我也一夜没有合眼。

天亮后，我从一片狼藉的家里离开，去医院拿药。

路过病房时，被一道声音喊住。

江采薇躺在病床上，面色红润。

床上的小桌板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补品。

谭柏山坐在一旁端着一碗白粥，看见我时不太自然地别过了眼。

我面无表情，准备离开。

江采薇又开口：“嫂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昨晚是低血糖犯了谭哥才抱我来医院的。”

她暧昧地看了眼谭柏山，脸上浮现娇羞的粉晕。

“嫂子，我真羡慕你能嫁给谭哥这样的男人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低血糖，他就非要给我安排单人病房让我好好修养。”

“还买了车厘子，草莓，芒果让我挑喜欢的吃，我一句没胃口，他就排了两个小时的队给我买了碗热粥。”

“谭哥这么贴心，嫂子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呀，为了一颗山竹赌气离婚，真不怕旁人趁机抢走谭哥？”

谭柏山表面不动声色，但舒展的眉心已经透露出了他的心情。

“采薇，瞎说什么呢，我们身为邻居，你生病了照应一下不是应该的？”

他斜着眼看我，又板起一张脸，干巴巴问：

“今天来医院买药？”

我无法做到对江采薇暗戳戳的炫耀和挑衅无动于衷。

但谭柏山的态度更让我心寒。

怕留在这里再情绪失控，我只能匆匆点头，想要逃离。

“嫂子！”

江采薇又叫住我，怕我跑了似的急忙说：“昨天吃了你几颗山竹惹你生气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呀！”

“谭哥，帮我把这些山竹給嫂子吧，嫂子吃了山竹，你们就不要再闹脾气啦！”

尽管谭柏山脸上写满了不情愿，但还是听了江采薇的话。

我绷直着嘴角，过往他无数次沉默的拒绝如电影般放映在我眼前。

谭柏山冷哼一声：“这种价格贵，营养价值低，味道还一般的水果也就糊弄一下你们这群爱跟风的人了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可吃的！”

他转手又塞给我一个苹果：“你生了病，以后还是多吃点苹果，我也是为你着想。”

江采薇面前的小桌板上山竹是剥好壳的，苹果是削了皮切成块的。

可谭柏山给我的却是随手在袋子里捞出来的，苹果上面甚至还有个虫洞。

鼻尖酸涩，心中的委屈像汽水一样爆发。

我忽然一把推开他：“不要了！我不想吃了！”

4

我在江采薇装模作样的挽留和谭柏山不知好歹的骂声中落荒而逃。

等公交时，我拿出手机漫无目的地翻着。

江采薇最新一条动态弹了出来。

【旁人弃如敝履，我视若珍宝。】

下面附带一张照片。

除了谭柏山，儿子谭云谦也提了一盒燕窝去看望她。

心底最后一丝弦崩断。

我止不住地浑身颤抖，泄愤般在下面评论：

【劳烦转告谭柏山和谭云谦，单人病房和营养品的消费均属于个人支出，我不参与aa。】

【还有，我说离婚，是认真的。】

不过一分钟，江采薇就删掉了动态。

谭柏山和谭云谦的电话轰炸过来。

我没有接听，他们又发来信息。

【林素！你还闹到采薇的朋友圈了，非要这么丢人现眼？】

【妈！江阿姨在咱们家晕倒，我去看看她又怎么招惹你了？干嘛这么小肚鸡肠！】

视线突然涣散，我狼狈地坐在那里。

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笑话。

丈夫和儿子对我的好仅仅体现在口头上，可一个个对江采薇关切得紧。

我从口袋掏出银行卡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一共三十万。

一袋山竹我不是买不起。

可我到六十岁都没吃上过。

这些年的牺牲到底是否值得？

擦了擦眼泪，我毅然起身打车回家。

到门口，却发现屋内灯光亮着，饭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。

“妈，你回来啦？”

儿媳宋珂端着碗热汤出来，一脸疲态，但语气却是欣喜的。

她这次出差原本明天才回来，但昨天得知我确诊了脑癌早期，连夜加班提前回来了。

“我还在楼下水果店买了些水果，可惜今天山竹卖完了，明早我再出去给您买。”

怔怔站在桌前，饭菜的香气熏湿了我的眼眶。

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，都能为我做到这种程度。

而我付出所有的丈夫和用心血养大的儿子，为了一个外人这么对我！

忍着泪吃完一顿饭。

宋珂诚恳为谭云谦的行为给我道歉，并说她已经教训过两人了。

她尊重我的一切决定，也想让我好好度过接下来两年。

宋珂当场就订了机票，要我们一大家子明早就出发去旅游散心。

终于感受到了一丝罕见的温暖，只有一点点，就能冲刷掉我所有的怨愤。

睡前，我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把那张银行卡放了回去。

我想要的，其实并不多啊……

5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将一片狼藉的家里收拾干净。

自己外出的行李也整理好。

马上到出门时间，手机猛烈地响了起来。

心中直觉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接通后，谭云谦粗着嗓门吼道：

“宋珂被老板喊去出差了！我给你们俩把机票都退了！”

我大脑宕机，反应过来后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
“你凭什么？”

谭云谦埋怨地大喊：

“妈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明知道家里现在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还要出去玩！”

我喘着粗气：“我花得是我的钱！”

“什么你的钱，那是——”

谭柏山及时打断他：“林素，我知道你还在介意昨天的事，但我和儿子是真心为你着想。”

“最近天气那么热，你身体不好出去玩，万一病情加重了怎么办？”

他放缓语气，语重心长：

“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的地方，你想去玩的那个地方我去过，风景条件都一般，还没咱们城南的风景好，我是真的不推荐。”

“再说，你出去不得云谦陪着？他最近在公司的状况本来就危险，这个时候请假不是正撞在枪口上吗？”

泪流满面，我麻木地挣扎：“我可以自己去。”

谭柏山却把我的心如死灰当成了妥协，语气都敷衍了几分。

“瞎开什么玩笑呢？别再说这些让我担心的话了好吗？”

“等到天气凉了咱们一大家子再好好出去玩，现在家里急需要钱，能省点就省点吧……”

电话那头有人叫他，谭柏山应了一声，果断挂了电话。

下一秒，江采薇给我发来微信。

只见刚才还冠冕堂皇为我好的父子，已经用江采薇身处三亚海滩。

三千一晚的海景房酒店，五千一顿的海鲜豪华大餐，八千一次的直升机海岛环游……

原来。

他们不是没时间，只是对我没时间。

他们不是没钱，只是不愿意为我花钱。

我这一生，多么可悲！

银行卡划的我手心生疼。

我忽然狠狠抹掉眼泪。

前半生我为不值得的人操劳，生命仅剩下最后两年，还要白白浪费吗？

几乎立刻，我从箱底翻出那份早都打印好了的离婚协议书，签好字放在桌面上。

连价格都没看，就直接预订了最近的航班，开始自己的旅途。

三天后，父子俩陪江采薇散完心回来。

谭柏山手里拎着一袋山竹，谭云谦手里提着一条活鱼。

两人喜笑颜开地进屋：“妈，我们回来了！”

可在看见桌上的离婚协议书时，两人面色苍白地踉跄后退。【卡点】

6

彼时，我正在大理古城脚下逛早市。

来这里三天，我找到了一家心仪的民宿小院，付了半个月的房租。

小院还住着一对年轻情侣和两位裸辞的年轻人，房东也与我们同住。

我们有时点外卖，有时在饭馆吃饭，更多时候，是买菜在家做饭。

今天中午年轻的小情侣决定下厨，我便自告奋勇出来买菜。

短短三天，却比我活过得六十年都要潇洒自在。

若不是接到谭柏山的电话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想起这一家人。

“林素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”

想必他已经看到那份离婚协议书了。

我挑选着个头大的西红柿往菜篮装。

“这些年咱们的钱都各自AA，唯一共同的消费就是那套老房子了。”

“房子的那份钱我就不要了，留给云谦他们置换学区房，别的我也不欠你们什么，所以你尽快签字吧。”

谭云谦似乎就在电话那头听着，闻言当即炸毛：

“妈！你不是答应把你的那份存款给乐乐的学区房当首付吗？你这是反悔了？”

“再说！老房子值几个钱！卖了爸住在哪里？！”

我将捡好的菜递给服务员打称，转身时目光落在了一旁的山竹上面。

“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存款，我的钱自然是要留给我自己看病的。”

“房子虽然老，但胜在大，周边设施好，卖个一百万覆盖学区房的首付和装修不成问题。”

“云谦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爸妈只能帮衬你，但你也要为了你的小家努力啊，是不是？”

谭云谦想要反驳，但张开嘴却说不出什么话来。

另一旁，谭柏山提高了声音：

“我不同意离婚！”

他见我不像开玩笑，语气有了丝慌乱，但态度还是高高在上。

“林素，我就当你说的都是气话。”

“前两天是我说话重了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商量，你先回来，我——”

我挑好山竹，打断他：

“没什么可商量的了，你签好后，刚好我月底回去领证。”

“你不签也可以，反正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，我这种情况打官司的胜率有八成，到时候，你们不仅动不了我的一毛钱存款，那套房子也要分我一半。”

“谭柏山，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。”

说完后，不再等他开口我就利索挂断了电话。

拎着菜篮子往小院走。

我不再等，路上就剥了颗山竹。

雪瓣入口，绵甜沁凉。

原来山竹的味道，是这样的。

电话另一旁。

谭柏山被我挂了电话，不可置信地愣在原地。

谭云谦一脸着急：“爸！你可千万要稳住我妈啊！她要是真的起诉可怎么办？”

谭柏山板着一张脸，心底也没了把握。

江采薇忽然走过啦，她刚才站在门口已经大抵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

“谭哥，瞧给你俩大男人愁的，嫂子这是耍小性子呢？”

谭云谦的眼底燃起了希望：“真的吗江阿姨？”

江采薇捂着嘴笑了笑：“当然啊！你们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妈怎么可能会提离婚？”

谭云谦喃喃：“是啊，不就是没让她吃山竹，没带她去旅游，至于么……”

见谭柏山面色凝重，江采薇活跃气氛。

“谭哥，你就相信我，嫂子这是在欲擒故纵呢。”

“她怎么忍心置亲生儿子于不顾？现在这样闹，就是之前那几件事让她下不来台。”

谭柏山追问：“当真吗？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之前她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”

“哎，算了，采薇，你快点告诉我，要怎么做你嫂子才能消气？”

江采薇眼底划过一抹狡猾，勾起唇角。

“谭哥，你照我说的做……”

7

令我有些意外，谭柏山竟然答应离婚了。

结束大理的旅程后，我抽空回去了一趟，没进家门，住的酒店。

第二日一大早就和谭柏山去了民政局预约登记。

他全程都面无表情，一旁的谭云谦似乎不太赞同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忍着。

我并不在意他们为什么答应，只要顺利拿到离婚证就行。

当天下午，我已经订好了下一个旅行团的票。

等这趟旅程结束后归来，刚好一个月。

离开的时候，谭柏山喊住了我，目光情绪复杂，有许多不舍。

我觉得莫名其妙。

不过最后他什么都没说，我们背道而驰。

这一路上，我们前往雪山高原。

同行的人心底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十七岁放弃高考辍学梦想环游世界的少年，

中年破产一无所有的男子，

还有偷偷请假出来看世界的一对小姑娘。

晚上，我们架起篝火交换着各自的故事。

我也不禁回顾起我的前半生。

其实我和谭柏山并非没有相爱过。

我们是青梅竹马。

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，我们带着感情基础结婚。

只不过，也比寻常夫妻要坎坷一些。

我家里条件一般，他家里的条件更差。

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都卧病在床，谭柏山要一个人撑起整个家。

他压力大到当时想要放弃我，觉得自己给不了我幸福生活。

可当时我记得。

是他在我小时候被隔壁村人欺负时为我出气，罩了我十几年。

是他在镇上恶霸调戏我的时候救了我，让我保住了清白。

是他十几年来陪我长大，却又保持着朋友的距离。

所以这一次，换我义无反顾地走向他。

为了减轻他的愧疚和自责，我拍了拍自己的肩膀，主动提出了aa制。

他照顾自己的父母亲人，而我，撑起我们的小家。

最苦的时候，谭柏山对我的爱意最浓。

那时的我太过天真，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好下去。

可后来日子好了，感情却淡了。

只有冰冷无情的aa制，从始至终没有变。

谭柏山将我所有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。

最后就连我自己也那样认为。

好在最后一纸癌症诊断书让我从痛苦迷茫中清醒过来。

我鼓起勇气对大家说，这趟旅程结束后，我就正式回归单身了。

以为别人会不理解，或者又说年纪这么大了折腾什么……

可是，话音落下沉默了几秒后，响起的是无尽的掌声。

两个小姑娘抱着我哭着说：“阿姨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！”

其他人也对我的及时止损拍手叫绝。

我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三十多年来，将自己困在了方寸之地。

周围的人和事就构成了我的全世界。

现在走出来才发现，原来还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等着我来相遇。

篝火在我面前闪烁，眼眶一片湿热。

不甘心的情绪在心底翻涌。

就剩下两年又如何？

再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就真的来不及了！

8

这一个月，江采薇以帮助谭柏山挽回我的名义经常来家里。

两人之前聊的本来就投机，如今有这么个由头，相处的更加尽兴。

江采薇给他支招，要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才能二次吸引回我。

因此我外出旅游，她也要谭柏山带着她去一个更昂贵的地方。

一向不发朋友圈的谭柏山，现在也三天两头地晒着旅游生活。

照片里，两人大鱼大肉，一顿饭的价格都不低于四位数。

不少共同好友都在感叹谭柏山舍得花钱。

江采薇有时候也暗戳戳地发一些暧昧的朋友圈挑衅我。

之前我会因为她的一举一动而生气。

可如今我早已决定出局，将两人的行为当做看笑话。

和谭柏山生活了三十多年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

他的工作是稳定点，但是工资没有我高，这些年自己花钱大手大脚，存款也就十来万。

照他这样挥霍下去，根本撑不过两个月。

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。

没有大病大灾，但上了年纪的基础病该有的都有。

要想活得久，必须注意饮食。

平时为了他，我在饭菜上下了不少功夫。

如今他这样胡吃海喝，真是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！

至于江采薇。

恐怕就只有他们父子俩不清楚她的心思了。

一个月的时间逐渐过去。

谭柏山也逐渐发现了不对劲。

我不但没有因为他朋友圈展示的优渥生活联系他，他自己的钱包先撑不住了。

在江采薇兴高采烈地提议几天后去马尔代夫度假时，谭柏山犹豫了。

江采薇这大半个月跟着他游山玩水，完全沉浸在幸福里。

她习惯性地挽住谭柏山的胳膊撒娇。

“谭哥，我的小姐妹前两天都去马代玩了，你也带人家去好不好嘛！”

她夹着嗓音，是个男人听了就腿软。

可这一次却让谭柏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银行卡仅剩下两万的余额让他清醒。

他做这些明明是为了挽回我，可如今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？！

纵使他再迟钝，此时也察觉出了江采薇的心思。

他们之间，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邻居的关系。

谭柏山意识到，却不敢挑明。

只能不知不觉地移开身子，将她的手移开。

“采薇，我最近身体有些不适，就先不出去了。”

江采薇顿了一下，改口道：“出国太累的话，那我们去隔壁市散散心好不好？”

“你不是喜欢钓鱼吗？那边山里有个小溪鱼特别多。”

谭柏山面无表情，打量着江采薇。

忽然发现，结婚以来我从未这么跟他说过话。

这段时间让他的不适感越来越多。

以往的aa制刻在了他的骨子里。

我和他的共同开销，晚上就会算好账转完钱，很少留到第二天早上。

可跟江采薇这几天，几乎都是他在花钱。

一次两次他不在意，可次数多了，谭柏山做不到不计较。

他平时花钱的地方并不多，自从遇见了江采薇，存款一个月内就花了一大半。

危机感让他不得不清醒。

“采薇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帮助，素素过几天就回来了，我是时候和她好好谈谈了。”

听到我的名字，江采薇的笑容凝固在脸上。

很快，她的表情狰狞：

“谭柏山！都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惦记着那个黄脸婆呢！”

9

去领离婚证的当天，我从衣柜翻出了在大理买的碎花长裙，还化了个淡妆，准备迎接自己的新生。

反观谭柏山，有内到外，落魄到极致。

他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胡茬也不知道多久没刮。

眼下一片乌青，西装都皱巴巴的。

他站在我面前，扯出一个苦涩的笑。

指着胸口颜色明显不搭的领结：

“以前怎么没发现，这些事这么难呢？”

我不免想起结婚这么多年来。

虽说严格实行aa制。

但是不上班的时候，谭柏山和三两好友出去钓鱼喝酒。

我在家里没日没夜地洗衣做饭。

看似公平的aa制，其实一点都不公平。

如今没了我，他才发现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家务，积累起来也能压垮人。

我严肃着脸，催促他赶紧进去领证。

谭柏山苦笑：“别担心，我不会反悔的。”

“再给我些时间，我们好好聊聊好吗？”

时至今日，我已经不被他的情绪牵动。

不过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他，毕竟我不想让离婚出半点岔子。

我们坐在民政局附近的咖啡馆。

下意识地要结账，谭柏山却拦住了我。

“素素，这三十年来你付出了太多，这次就让我来吧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谢谢，但我不喜欢欠别人的。”

说完递给了服务生五十块钱现金。

我没有要开口的意思，谭柏山等了会儿，率先打破沉默。

“这个月我其实过得并不好。”

他拧着眉心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“我对旅游并没有兴趣，可是江采薇说，只有那样做，才可能挽回你，我就照做了，但我并不开心。”

“我都在强忍着演戏，每天都在期待着你能够回头找我，可是每通电话，每条短信都不是你。”

“时间越久，我越痛苦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渐渐的，我的存款快见底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放纵下去，我想去找你，想低头挽回你，可江采薇却说她爱我？这是多么荒唐的事！我从来把她当做妹妹看待！”

我不屑地笑出了声。

谭柏山脸上浮现出了羞愧的表情。

“素素，我对她真的没有别的感情，当时对她好，除了照顾邻里间的情谊外，也是被她能为你祈福而感动。”

“可最后，我发现那也是骗我的。她想出那个借口，纯粹就是想接近我！”

谭柏山激动地咳了起来：

“这一个月，她以为与我关系升温，殊不知，我却逐渐对她厌恶！”

“她接近我，不过是看上了我的养老金和存款，变着法子让我带她出去旅游，给她买金银首饰，我越和她相处，越觉得对不起你。”

“这些年你将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，还主动为我分担经济压力，你这么自立自强的好妻子好妈妈，我竟有眼无珠给错过了，我唯一的悔恨，就是没好好对你，让你过上一天的好日子。”

他浑浊的眼逐渐湿润，竟流出了几行泪。

以前产生隔阂的无数个夜晚，我都流着泪期待谭柏山能看见我的付出。

可如今真的面对，我的心底已经激不起一丝波澜。

我客气地回道：“都过去了，如今我已经学会了好好爱自己。”

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准备站起身，却被谭柏山一把抓住手。

我下意识地抽开，对上了他受伤的眼神。

他从兜中拿出一袋山竹，颤抖着手递给我：

“素素，让你等了太久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”

10

谭云谦突然冲了出来，毫无形象地对我大吼：

“妈，你真就这么狠心抛下一大家子不管不顾？！”

“你当初答应过放弃治疗要把存款给我买房的，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！”

“拿着那些钱去化疗跟白送有什么区别？！反正都没几年活的了，反正都半截身子如土的人了，为什么非要折腾？！”

“妈，我求你了，把那三十万给我吧！我被公司裁了，乐乐还要上初中，我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啊！”

“往后几年，我一定孝顺你好不好？”

谭云谦又哭又吼，活像个疯子，引得不少人驻足围观。

眼见着路人的重点落在我浪费钱不顾儿子上，儿媳宋珂紧跟着冲过来，拎起谭云谦的领子就甩了他两个大嘴巴子。

“谭云谦，你有没有良心？！”

“那可是妈的血汗钱，妈想咋花就咋花！妈为你操劳了半辈子你还不知足，还想要妈的救命钱，你是个人吗？”

“就非得上重点小学？谭家乐那混球早都废了，为了他花大几百万买一套房子才是真的浪费钱！”

宋珂三言两语就纠正了舆论风向，最后将谭云谦拖着离开。

谭柏山体面了一辈子，现在被人这样当街议论，丢尽了脸面，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。

我看着他手里提着的一袋山竹。

如今已经过了时节，他只能买到一些个头小，外形干瘪的。

一点都不如我自己买的可口。

我笑了笑：“山竹你自己留着吧，前段时间我自己已经买了许多。”

谭柏山紧紧攥着塑料袋，站在那里无声痛哭了起来。

我最后顺利拿到离婚证，成了一名自由人。

离婚后，我只身一人北上看病。

本来我的计划是在临死前将这些存款花完，可是在旅途中，我却遇到了一位在脑癌治疗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。

对方看了我的病历，有十分的把我将我治好，起码再活个十年是没问题的。

更关键的是，他刚好用我当例子带领学生做课题研究，治疗费用只需要几万块钱。

说不心动是假的。

在问遍专家，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我决定再赌一把。

幸运的是，两年后，我赌赢了。

我的脑癌完全治疗，从此得到新生。

而我的存款，也足够我在有生之年去寻山海，去看世界。

我的后半生都在路上，去经历新鲜的事情。

偶尔有一次回到原来的城市，才得知了谭家父子这些年的近况。

我们离婚后，宋珂和谭云谦也离了婚。

乐乐被宋珂带走，这两年教导得懂事了些。

宋珂没有家庭的拖累，在公司也青云直上，势头大猛。

而谭云谦辞职后一振不撅，喝酒混日子。

谭柏山自和我离婚后，竟然和江采薇在一起了。

听说是江采薇用名声设计陷害，逼他不得不娶。

但结婚后，两人都没占得什么便宜。

谭柏山没有她想象的那么有钱，江采薇也做不到谭柏山理想中的贤惠。

结婚不到一月，日日夜夜争吵。

当初谭柏山怕丢脸娶了她，如今也没避免被街坊邻居嘲笑得更甚。

后来，江采薇甚至又和楼下的老头搞在了一起。

所有人都在看笑话。

谭柏山最后一个知道，气得当场瘫痪在床。

最后江采薇连离婚证都顾不得领，抛下他跟新勾搭的老头远走高飞。

但或许是坏事做尽，两人在山中游玩时双双意外落水身亡。

谭柏山的身子也垮了，没坚持多久就咽了气。

听邻居说，他咽气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蔫巴的山竹，谁都掰不开。

嘴里说着：

“后悔啊……”

【全文完】